

寶應縣志

第八冊

寶應縣志卷二十六

藝文志

書牘

漢臧洪說張超誅除董卓

魏陳琳爲袁紹檄豫州文

檄吳將校部曲文

爲曹洪與魏文帝書

答東阿王牋

答張紘書

更公孫瓚與子書

寶應縣志

卷二十六 目

藝文志

宋陳造答寶應趙秀才書

明顧憲成與劉靜之書

高攀龍與劉清之書

文震孟與劉清之書

劉永澄再上歸德沈公書

上顧涇陽先生書

答高景逸書

答文文起書

黃道周與喬聖任書

清趙開雍與顏遜甫書

梁以樟與張嘉菴書

王巖與張韞仲書

喬萊與朱竹垞檢討索園記書

王希伊請免寶應漁里戶稅上書制軍書

劉恭冕致劉恭甫書

成蓉鏡致劉恭甫書

寶應縣志卷二十六

藝文志

書牘

漢臧洪說張超誅除董卓

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虎視此誠義士效命之秋今郡境尙全吏人殷富若動桴鼓可得三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爲天下先倡義之大者也陳琳爲袁紹檄豫州文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

寶應縣志

卷二十六

書牘

三

藝文志

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己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祖宗焚滅汚辱至今永爲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攜養因賊假位與金輦璧輪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闔遺醜本無懿德獠狡鋒協好亂樂禍幕

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
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故遂與操同諮合
謀授以裨師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略
輕進易退傷夷折屐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
完補輯表行東郡領兗州刺史被以虎文獎蹙威柄冀
獲秦師一尅之報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割剝元元
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
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雄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自
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
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強幹弱

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金
鼓響振布衆奔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
府無德於死土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後會鸞駕反旆
羣虜寇攻時冀州方有北圖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
中郎徐勛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
專行脅遷當御省禁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
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
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百僚鉗口道路以目尙
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典歷二司享
國極位操因緣睚眦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

情任忒不顧憲綱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節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髀尸掠取金寶至今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邱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汗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嘗繳充蹊坑穿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爲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緒含

容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摧撓棟樑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爲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強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暗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耳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爲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於是操師震懼晨夜遁逃屯據廩倉阻河爲固欲以螳螂之斧禦隆車之隊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騁良工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滌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荊州下宛葉

而倚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炳飛蓬覆
滄海以沃燦炭有何不滅者哉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
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其餘
兗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衆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
被創夷人爲讐敵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
揮以啟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方今漢室陵遲綱
維弛絕聖明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內
簡練之臣皆垂頭揚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
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
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

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勗哉操又矯
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而給與強寇弱主
違衆旅叛舉以喪名爲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卽日幽
并青冀四州並進書到荊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
同聲勢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並匡社稷
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
五千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
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知聖朝有拘偪之難如律令

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

年月朔日子尙書令彧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

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夫見幾而作不處凶
危上聖之明也臨事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慮也漸漬
荒沈往而不返下愚之蔽也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
以遠咎悔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殊
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
以洿簡墨譬猶穀卵始生翰毛而便陸梁放肆顧行吠
主謂爲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
設張以在綱目爨鑊之魚期於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
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荆門之敗朝鮮之壘不刊
南越之旌不拔昔夫差承闔閭之遠迹用申胥之訓兵

棲越會稽可謂強矣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
於勾踐武卒散於黃池終於覆滅身罄越軍及吳王濞
驕恣屈強猖獗始亂自以兵強國富勢陵京城太尉帥
師甫下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冰泮滄之罵言未絕於
口而丹徒之刃已陷其胸何則天威不可當而悖逆之
罪重也且江湖之衆不足恃也自董卓作亂以迄於今
將三十載其間豪傑縱橫熊據虎峙強如二袁勇如呂
布跨州連郡有威有名者十有餘輩其餘鋒悍特起鷁
視狼顧爭爲梟雄者不可勝數然皆伏鈇嬰鉞首腰分
離雲散原燎罔有子遺近者關中諸將復相合聚續爲

叛亂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伏尸千萬流血漂槽此皆天下所共知也是後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逸迸脫走還涼州復欲鳴吠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爲唇齒又鎮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皆我王誅所當先加故且觀兵旋旆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天下誅偏將涉隴則建約梟夷旂首萬里軍入散關則羣氏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進臨漢中則陽平不守十萬之師土崩魚爛張魯逋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巴夷王朴胡賚邑

侯杜濩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鉦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鈍鋒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聖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大啓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濩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爲列侯將軍以下千有餘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而建約之屬皆爲鯨鯢超之妻孥焚首金城父母嬰孩覆尸許市非國家鍾禍於彼降福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夫鷲鳥之擊先高攫鷲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也今者枳棘剪扞戎夏以清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衆

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廚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湟中羌
僂寔奮席卷自壽春而南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率
精甲五萬及武都氏羌巴漢銳卒南臨汶江搃據庸蜀
江夏襄陽諸軍橫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
指吳會萬里尅期五道並入權之期命於是至矣丞相
銜奉國威爲人除害元惡大憝必當梟夷至於枝附葉
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故每破滅強敵未嘗不務在先
降後誅拔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
引領望風響應昔袁術僭逆王誅將加則盧江太守劉
勳先舉其郡還歸國家呂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
率衆出降還討眭固薛洪穆尙開城就化官渡之役則
張郃高奐舉事立功後討袁尙則都督將軍馬延故豫
州刺史陰夔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降圍守鄴城則將
軍蘇游反爲內應審配兒子開門入兵旣誅袁譚則幽
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舉縣來服凡此之輩數百人皆
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謀畫策折衝討難芟
敵搴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哉誠乃天啓其心計深
慮遠審邪正之津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
伸變化唯道所存故乃建邱山之功享不訾之祿朝爲
仇虜夕爲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爲福者也若夫說

誘甘言懷寶小惠泥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標
俱滅者亦甚衆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昔歲軍在漢中
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衆破敗
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霆難以冀矣夫天道助順人道助
信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孫
輔兄也而權殺之賊義殘仁莫斯爲盛乃神靈之通罪
下民所同讎辜讎之人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不爲
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何者去就之道各有宜也丞
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高時
著名海內虞文繡砥礪清節耽學好古周泰明當世雋
彥德行修明皆宜膺受多福保父子孫而周盛門戶無
辜被戮遺類流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爲愴然聞魏周榮
虞仲翔各紹堂構能負析薪及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
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及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
國家良寶利器而並見驅逐兩絕於天有斧無柯何以
自濟相隨顛沒不亦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遠尉羅聖賢
之德也鷓鴣之鳥巢於葦苕苕折于破下愚之惑也今
江東之地無異葦苕苕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宏曠
蕩重惜民命誅在一人與衆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
非常之功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

翻然大舉立建元勳以應顯祿福之上也如其未能竿
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夫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
蹠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何則以其所全者衆以其
所棄者輕若乃樂禍懷甯迷而忘復闇大雅之所保背
先賢之去就忽朝陽之安甘折荇之末日忘一日以至
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救之亦無及已故令往
購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律令

陳琳爲曹洪與魏文帝書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多意奢說事頗過其實
得九月二十日書讀之喜笑把玩無厭亦欲令陳琳作

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爲念欲遠以爲歡故自竭老夫之
思辭多不可一二粗舉大綱以當談笑漢中地形實自
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
人揮戟萬夫不得進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
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易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
故唐虞之世蠻夷猾夏周宣之盛亦讎大邦詩書歎載
言其難也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茲地勢謂
爲中才處之殆難倉卒來命陳彼妖惑之罪叙王師曠
蕩之德豈不信然是夏殷所以喪苗扈所以斃我之所
以克彼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昔鬼方鬻

昧崇虎譏凶殷辛暴虐三者皆下科也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修之軍然後殪戎勝殷有此武功未有景流星集飈奮霆擊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也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則中才之守不然明矣在中才則謂不然而來示乃以爲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鼂猶無所救竊又疑焉何者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尙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宮奇在虞晉不加戎季梁猶在強楚挫謀暨至衆賢奔絀三國爲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縈帶爲垣高不可登折箸爲械堅不可入若乃距陽平據石門據八陣之

列騁奔牛之權焉肯土崩魚爛哉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已陵宋城樂毅已拔卽墨矣墨翟之術何稱田單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蓋聞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遊睢渙者學藻績之綵間自入益部仰司馬楊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故頗奮文辭異於他日怪乃輕其家邱謂爲情人是何言與夫騷驥垂耳於林垆鴻雀戢翼於汗池褻之者固以爲園囿之凡鳥外廐之下乘也及整蘭箸揮勁翮凌厲清浮顧盼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駮哉恐猶未信邱言必大噤也洪白

陳琳答東阿王牋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並示龜賊披覽燦然君侯體
高俗之才秉青萍干將之器剌鍾無聲應機立斷此乃
天然異稟非鑽仰者所庶幾也音義既遠清辭妙句焱
絕煥炳譬猶飛兔流星超山越海龍驥所不敢追況於
駑馬可得齊足夫聽白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東海
巴人蚩鄙益著載歡載笑欲罷不能謹韞櫝玩眈以爲
吟頌琳死罪死罪

陳琳答張紘書

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爲雄伯故
使僕受此過差之譚非其實也今景興輩在此足下與
子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

陳琳更公孫瓚與子書

蓋聞在昔衰周之世僵尸流血以爲不然豈意今日身
當其衝袁氏之攻似若神鬼鼓角鳴於地中梯衝舞於
樓上日窮月蹶無所聊賴汝當碎首於張燕速致輕騎
到者當起烽火於北吾當從內出不然吾亡之後天下
雖廣汝欲求安足之地其可得乎

陳造答寶應趙秀才書

趙君足下郵城去高居甚邇僕頃年往來山陽甚頻得

足下聲華甚熟以是願見之心甚切相避參辰猶孤此願伏辱左顧惠示長牋陳義甚高文采爛然推予過當則非所敢當兄所言敬悉其凡始而自信已而自疑繼而自悔悔而改其圖似矣前輩之用力也獨惜其未善既悔之後也既悔之後進道之機也可不審乎夫學之進也以疑業之建也以悔可信也而不疑也不悔也夫何議不然害道深矣告子之不動心先乎孟子而義外之惑不能自克太元法言揚子雲得之深者乃在不爲雕篆之後使告子而自致其疑當不愧孟子使子雲安於童子之技是枚乘相如而止耳兄能捨其舊而圖新其必有所得矣前輩之所用力恐亦如是然乃歸誠於僕何哉世有商而貧者幡然求所以致富而之黔婁焉則其貧愈益困不可救矣僕之疎繆庸頓蓋自幼年晚塗一第亦幸爾兄指其幸者以爲既驗而不知其聱牙齟齬召謗而貽怒於人者不可縷數也夫發而必中者羿也發而或中者塗之人能之指其或中爲驗可乎醫之十全爲扁鵲華佗十試而一愈指其一以爲驗一之外何取兄於僕所謂驗者捨一第何有而何以速化吾子且然不移深恐誤兄而人益以兄爲不智故曰疑與悔進道之機也然不可不審必不肯已來爲羣居計居

且游者名士不盡無借吾子而之焉以求其所欲得退而相與講究磨切或者兄得速化而僕亦祛其蔽幾矣兄其思之

顧憲成與劉靜之書

長安消息近復何如恐多有出邸報之外者可得聞否計事得小耀最後一疏拈出宣州師弟子一重公案是非已如日中天乃渠輩猶樹黨樹敵聲勢相倚必欲求勝何也去冬年例一事消長之機正未有定致近日南中異論紛起不知當事者將畏其滔天之勢一切聽之耶抑從容靜觀待其極而反之耶長此不已天下之憂

方始爾如何如何北上有期否長安人暗算者不少何以待之大機大局高明業已洞然中間小小曲折或不無一二可商恨無能縮地耳所致中丞公書何以相復原稿乞賜教定能慎重不敢他洩也弟亦於去歲答書中略有所效尙未得報且看何如再作商量耳丁長孺絕塵而上一定國是遂飄然而歸如龍如虎非復人間世可得而羈勒壯之壯之太蒙兄過訪得承其議論風采真可人也李修老生祠事何如南臯屢書來惓惓此老不置非真知此老不能及此非十分留心世道亦未必能及此也夢白亦有書來云聞道甫纔去而淮揚間

百姓謳吟而思之此字字實錄也道甫可以無憾矣成
生洲云云斷然無之近日此等議論大都是離間君子
誤墮其術便是自敗之道也

高攀龍與劉清之書

弟得閒身專一靜坐讀書爲復性全歸之計一治一亂
者時也所謂變易之易無治無亂者道也所謂不易之
易識得變易在我輩固不能爲不拔之圖在彼輩亦何
能爲不改之局識得不易則於治亂何所不綽綽哉聞
劉念臺太僕有一疏可以壯天地之色矣尙未見也華
燕老時有小恙尙未商及出處商及當如尊指令姪道
器須讀性理綱目作大人物
文震孟與劉清之書

近事弟不恨小人之鋒凶焰烈而獨哭君子之無識無
膽君子於今日亦大便宜矣蓋從來君子小人有定質
無定名至今日而名乃大定卽有依附爲君子者亦已
差排做一君子而眞君子過處誤處皆爲小人一手揜
盡縱使目下得禍處深而名且益高品且益重聲光亦
益熾耳唯是士氣斬清議滅亦從古來未見此世界可
憂乃在國運正不知宗廟社稷何負於諸人而乃得此
報也可爲痛哭繪爲五黨列圖以進五黨者秦晉楚江

右東林也其中復分衙門而詞林遂以弟爲首今雖在中林猶日虞繒繳之及未審作何究竟弟只以極平極淡處風波之會禍福休咎談笑俟之此則自謂少有得力耳敝邑近有異人周順昌者清風勁骨才守俱絕幹局巖峻當是令賢兄一流人問學稍遜耳要之他日必爲吳中生色卽孟長亦須彼夾輔也丈其心識其人弟雙眸斷不爽也

劉永澄再上歸德沈公書

澄結髮受書嘗聞古人三握三吐以貴下賤之風而未敢信今乃於閣下見之矣閣下可不謂有王佐之心哉

設當路皆同此心相與上佐天子加意人才何患不進君子而退小人天下太平之治直指日需之耳雖然自古進君子退小人之世幾何見也則閣下今日之含章未吐實氣運關之非獨人事然矣澄聞君子處小人之道莫備於易之夬有以君子陽附小人而徐圖其後者爻之若濡是也有以君子顯斥小人而不避其害者彖之揚庭是也大都形迹未彰則我何樂於先泄故有所隱忍而非阿猜嫌已成則我何可以坐待故有所發憤而非激從前之道爲曲爲隱狄仁傑行之於昌宗輩已從後之道爲直爲顯韓休行之於蕭嵩張九齡行之於

李林甫已二者操術不同其爲君子同也夫君子豈不樂渾厚包容以成無競之風哉勢不可耳故君子雖不逆小人之詐而必不肯墮小人之奸雖不屑倖倖以博名高而亦不肯泯泯以晦己志清議直筆雖有待於將來心術隱微自當白於天下此澄芻蕘之見自知無當而不敢隱於知己之前者也至於時勢阽危杞憂縻恤澄向欲瀝膽以叩九闈而今不獲矣草莽之間惟日夜瞻矚台垣祝黃髮於罔極隆棟之下庇翼實多澄雖長伏林泉歌擊壤而終身何恨焉瀕行不敢瀆請念閣下折節之隆推食之渥五內注溢不能自己輒齋沐勒狀之至

劉永澄上顧涇陽先生書

先生之有新命社稷之靈海內之願也維時澄猶未出京朝士見者無不彈冠相慶不必嘗奉教於先生者矣歸來塊伏草土久不得邸報讀之謂旌麾已入金陵豈圖出山之期猶遲遲耶毋乃近日言路淆亂之故乎竊計先生不出亂終不解卽不敢如世俗勸駕之情然終不敢以先生之不出爲是耳南北水火起於兩詞林及池之殃王掌科遂被之其說頗長未易更僕第念諸君

子何不先國家之急而徒徇有我之私致令小人藉口
豪傑喪氣將來有大力奸邪起而收漁人之利紹聖之
禍不旋踵矣總之人心變幻才品難真始乘順風之呼
繼操入室之戈世事到此砥柱何策爭不可以息爭堂
下之人不可以斷堂上之曲直一人定國語非欺我前
所謂先生不出亂終不解者恐亦非澄一人之私願也
別棕容端人代布茲不能悉臨楮神馳

劉永澄答高景逸書

兩奉翰教誨言種種大都憂時惜才之深念良用佩服
徐漂陽事向故疑之今始釋然當力辨之於諸相知必

不令受無端之垢也使中亦乞轉致此意令勿自疑俾
小人無從窺其隙可耳省中陳汪邪正素別構尙璽君
者陳也非汪也觀尙璽辨疏中語自見向非曹貞老一
牘直斥汪黃之躁益無所忌憚矣陳氏之不終曉曉其
懼爲錢夢臯之續乎近日局面又異往時山陰借某以
叢彈射而寬己之攻亦卽借某以行搏擊而伐己之異
某不悟甘受驅使諸正類又不悟坐虎之尾而逸其首
以反噬如宋繹老上言德政交章保舉等語可謂直破
膏盲矣而竟不斥其名俾羣小暗行其下石之計豈不
重可惜哉不肖爲是食不甘寢不安者累日非惜宋君

也惜朝庭也姜大參剖二沈之忠佞大有功於名教臺省合救似不可望於時人然此時君子似亦不必出頭伸救與其載胥及溺而無濟於事不若留爲後圖可耳大抵今日樹幟非難轉旋實難彙征之路未通正人之交未合獨喙孤羽誰爲應求一鳴而去善類漸空國事不可爲矣故通君子之氣脈厚君子之應援應機而動動罔不臧者策之上也度人定之不勝而徒存大義於天地之間以標青史以報皇朝者策之中也兩策皆善而著有先後顧用之何如耳要之皆未易言也不肖林居二載學力了無所進二三知己趣之復出實抱隕越之懼尊丈何以教之使弗迷於往乎執御未期崑遲德音以當贈行

劉永澄答文文起書

近來朝事敝極矣其病源唯在言路之不開士氣之不振而其不開不振之由又不在主上而在臣下臣下之大患有二大臣持祿妒賢唯恐人之齷其短小臣養交避事唯恐害之及其身間有伉直自好小露鋒穎者不過偶語密室非有明目張膽之勇而已遂落人齒頰間矣或因事而擠之或乘暇而搆之不唯不得長有其位而且不令潔其民高天蒼蒼何由叩九閭而自白哉古

來小人害人家國者必先摧折言路排斥忠良然昔也
摧折於既言之後而今也杜塞於未言之先昔也排斥
於用事之時而今也消磨於未用之日如曩時建言諸
君子其中豈皆眞俊傑然其意氣可鼓也其品望可風
也買駿骨以爲招采葑菲之下體豈非救時一大關紐
哉其如當事之嫉媚者何也然又有媚嫉之實而無其
名謂上實播棄之我何有也或有所薦稱曰彼非安靜
人來則生事矣夫仗節死難之士必於平居犯顏敢諫
中求之以爲生事則脂韋唯諾者反賢乎若諉播棄之
責於不有又何貴於扶顛持危爲也想其衷唯欲藉不

鳴之利以藏其負乘之非苟且處堂之安以延其日暮
之日而國事之傾危民生之疾痛一切付之不問耳上
之樹幟如此下之草偃因之伉直之覆轍在前脂韋之
捷徑在後辟若蓬中之一麻衆裘之一褐睢盱而不相
入孤危而莫可倚也始而目笑之旣而唇譏之矣又旣
而肘掣之矣其賢者勇退自全而不肖者久與俱化又
安克有終乎弟從旁逆觀其景象大似西漢末季杜欽
谷永之流而南昌尉槐里令之節千不一見也痛哉痛
哉弟嘗檢有宋諸君子言行錄當時人才之盛十倍於
今只在能輕官爵今人卑卑碌碌實是宦情太濃一遇

利害得喪之關裁割不斷浩然之氣一朝盡矣乃其病種又在應舉時求第之心太急弟與兄平時皆坐此病者其賢於里巷悠悠之子者唯斯其不能追蹤古之真正豪傑者亦唯斯兄此時或未必能悟異日當自曉也前言清介一款今人之究竟實古人之發軔的的確論弟業已書諸册非兄安得聞斯語袁稿一首宮香墜一枚附奉希鑒入不盡

黃道周與喬聖任書

前自大滌山中拜懸旌之惠繹其標題申以金碧茅簷荒邱一旦獲此殊榮猶冕旒之施裸國矣此山古爲幽

人所棲謝安石許遠游郭文舉所肥遯在宋爲洞霄宮李伯紀朱元晦所爲提舉也壬申之秋弟以臥病棲于是山伏枕李朱之側以几案爲牀簀如此七晝夜乃有起色追念伯紀元晦桑梓之哲人間關多難志用不章留此荒祠松摧瓦落寂寞空山之下誰復起而憑弔之者弟周頑廢餘生匡濟討論不迨二公千一又生值明時三黜不振一旦被霜露投根草木欲與二公從事九京攀提上下何可得乎越中諸賢爲弟築一講舍地不過一畝堂不能數楹而梧竹參差與李朱二公松檜交映時有尋幽獨往之彥攜經扣角相和其中弟家去此

三千里十年之間僅一再至今又驛霧道迷馳煙夢斷
誠不復冀以罾網之魚鴻慰殊鄉之猿鶴然如伯紀誠
明之宗元悔格致之學守先待後雖投畀五岳之表堙
埋塵松之下猶之講貫一室往復周鄰也老年兄馮高
易呼因心則友念李朱之辛勤哀吾生之寥落錫以嘉
名登之華袞弟卽遞蹟海隅託儕鷗鳥卽不幸溘爾猶
得從二公之後以邾莒附於齊盟青雲通其蠅驥拜賜
多矣此事綱紀自曹生振龍何生瑞圖皆同志之淵游
孝廉之僑胥也前承俯問未及詳答崑附二兄言謝至
如浙中蝗旱澤雁哀勞會稽之處劇難調安吉之催科
不易方諸州縣猶爲關情年兄周爰餘閒幸進其長吏
而教之桂山蘭畹共有榮施無何謝謝

趙開雍與顏遜甫書

曩者承乏東魯年翁不鄙棄俗吏琬琰鴻章虛懷問字
追憶舊遊依依如昨日事也彈指十載年翁翔步雲霄
蜚聲文苑不佞以衰病郡守予告歸田亦曾念及蘭譜
中尙有此人乎頃訪舊石城去臺端咫尺特遣小力泥
首台階不腆之儀聊申積忱小刻積有十餘種皆零星
散去矣謹將存諸行笈者先呈教正江上布帆若未及
發仍圖面布區區也

梁以樟與張嘉菴書

讀手教自訟數語字字從心髓出知靜中澄鍊反觀得力深服省克之嚴入道之勇即使弟易心而語以相規益何以加此居恆嘗服吾嘉菴天姿性力精神器量是我以上人且能忍辱負重喫虧耐煩向拖泥帶水中不惜身命爲人救濟此真善與人同萬物一體本懷弟所深知深慕而不能及者然而受虧折本亦正在此又弟所深惜也究其受病之源只是於性命根柢處未嘗實下一番冰霜鍛鍊刀鑊刻苦工夫源頭處不清未免沙石泥土一齊滾出所以種種攙和粘帶包裹迴伏播弄

縱弛之習與吾天性之良相隨夾雜而出未易淨盡卽或理道參求學問研澄意見知解卜度祇供客子之用以爲支排搪抵之具而自己主人翁不得眞實受用久久走透滲漏日浸月淫漸至身心剝蝕性命潰決不可收拾豈不可憂而可懼哉此非獨爲吾兄而言蓋弟自四十以後時時反躬內省搜剔病根覺此種病痛自有生以來就氣質偏重處結成積習難得脫離每讀先聖先賢書見其刺著己病處輒面赭惶汗清夜淚流搏頰搥胸仰天長歎一刻難以自容十餘年來日夕亟亟皇皇如救火追捕自忙自緊者誠非得已也今何忍於同

條性命之人而相爲隱忍乎然既知此是病卽此是藥卽此當藥若復知病蓄病諱醫忌藥則盧扁望而卻走矣故弟欲道兄以石蓮先生收斂枯槁一著爲對症發藥之良方蓋誠見吾人平日世緣深重精神意氣都向外浮如黃河濁流瀾翻浪湧未得暫時甯止澄渟自炤必至於收斂枯槁而後澈底澄清水落石出冰霜銷歇天根乃見方可以言不遠之復此又弟近從病苦寂闕中稍稍體驗而有得者觀念菴先生當日袖米蕭寺廷謫歸田而後若非石蓮洞中收攝保聚澄鍊淘汰二十年何以得萬念銷亡一眞凝湛心融理徹洞見太虛無

欲本體此收斂枯槁四字在我輩爲對治之方在聖學眞脈絡卽孔之默識顏之如愚文之不顯舜之惟微大聖人緝熙宥密洗心藏密精微心法皆不解此此正可通於穆之撰眞透乾元本體又不止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工夫已也今且不必說元說妙但於平常日用酬應中濃醞處實實能淡得下忙熱處實實能冷得下討順適寬便安處實實能堅苦得下從此刻心屏息剗僞芟蕪眞從性命骨髓上用萬死功夫件件刊除時時剝落處處銷歸到得剝落淨盡些子無可容留無可依倚處便是正直頂鍼刺血轉身出氣千聖覲面時也弟愚昧

何所知識然病廢十年膏盲沈痼近始稍知痛癢問藥求醫不忍自作麻木漢荷道兄十年共學之誠虛心篤志何忍不一言以負良友負此心此學乎且誠見自己渾身是病無藥可醫望救之殷如喪考妣不得不以苦口瞑眩之藥爲先施亦望有道篤苦提撕以藥石報我共救性命蓋實實爲己之切非爲人也幸鑒其愚誠恕其狂瞽爲禱別錄數則乃平日痛自誅責者附上一覽不盡之衷亦足相發知道兄藥室中不乏參耆甘朮姑以此備黃連苦參之用何如入春殘疾殺蘇元氣僅復十之四而鴻瘍復作支離躄躄無復人理天厄病夫奇困至此視我兄長湖煙柳世外逍遙如在天上倘苟可稍遠塵囂亦不必亟亟來城市也陽明書靜中想可卒業歸當攜教石蓮先生集弟欲筆閱一過但病苦難以搦管耳力疾忍痛草勒奉答台意未悉鄙懷統俟晤時合并不宣

王巖與張韞仲書

僕以李君相強率爾遠游一爲相知一爲貧游一爲覽中原河北之勝與吾兄聲問間闊遂已經年可勝懷想吾兄近日進道何若湖村高隱之志已得移家否乎僕孤蹠無藉入道維艱雖有志於聖人之學而事勢奪之

少而科舉帖括之拘牽長而生養喪葬徒手拮据之勞
瘁文章詩歌之繫戀皆爲心性之累今老矣茫無所得
寤寐思之輒痛哭流涕也每念道無分動靜而吾等學
道必從靜處得力方能動靜兼融久欲刳形去皮與吾
兄蚤暮相依實用苦功幾時待靜中有得然後有事無
事始得歸一昔人所謂事已心反意亦近之庶不終爲
天地間頑然無聞之人而親葬未畢男女未婚老而僕
僕依人夫豈得已也遙望道岸茫在天際奈之何哉吾
兄靜氣深心日就高簡道力自然有得必當倍蓰什伯
於僕先我登岸不待問矣願吾張子勉之僕羈旅鬱鬱

雖中無所得而此志未頃刻遂忘近頗覺斯道不遠但
在此心虛靜一切紛擾隨感而應過則不留一念所存
時時收歸方寸湛然不動便將有悟存存不已不自覺
理之在心而不去則并古人語錄亦可且置而不觀矣
然乎否乎倘有見教作書付小兒速寄千里析疑如面
談也僕不樂北留辭歸未得來春適歸矣中秋懷人詩
呈教不盡

喬萊與朱竹垞檢討索園記書

小兒歸知足下許作縱棹園記甚喜甚喜待二年之久
不得深爲舛望因念古之以第宅園林傳者謝之東山

裴之綠野韓之畫錦其最著已王摩詰之輞川柳子厚之愚溪元次山之居亭傳以名勝也杜少陵之浣花草堂司馬君實之獨樂園邵堯夫之安樂窩蘇子瞻之雪堂不過一邱一壑而亦傳者豈不以其人哉王根之宅樊重之第以富貴傳也而子雲之居淵明之廬亦傳石季倫之金谷李文饒之平泉以壯麗傳也而仲蔚之蓬蒿滿逕玉川之破屋數間亦傳許伯之宅無可傳也以蓋寬饒之言傳陳升之之宅無可傳也以三不得之謠亦傳是傳是故至不一矣而皆有其所以傳者若縱櫂園則古人之所以傳者皆無之也然則縱棹園者其遂不可傳耶曰傳之以文而已古人之以文傳者庾信之小園沈約之郊居劉峻山棲之志是也而僕之文不數子若也則又何以傳耶雖然李愿盤谷以昌黎序傳何將軍山林以少陵詩傳真州南園以永叔記傳固不必其自爲之也此僕所以汲汲於竹垞先生之文也惟先生留意焉

王希伊請免寶應漁里戶稅上書制軍書

寶應縣地丁錢糧外有雜項漁里戶一百三十兩零係前明湖中漁船幫貼漕船差派出蔴膠翎毛等折色原隸河舶所大使衙門封納後河泊所大使衙門裁革戶

頭徑納藩司不由本縣蓋前明無項無差每差俱以戶頭主之此敝政之一端也迨我聖朝定鼎唐虞再見凡前明一切差徭蠲除淨盡戶慶更生人歌樂只而寶應漁里戶一項以未經本縣徵解無從蠲除因而存留戶頭仍據明末漁船冊籍私自徵解康熙四十八九年間改歸官徵官解戶頭之害以除但官所據冊籍仍係追出戶頭所據冊籍也影響無存轉而假借假借不已甚而攤加官司無從考其在亡百姓無從查其額數由來地銀丁銀俱係實有著落而寶應無產業人民空標漁里戶口現在漕船漁船並無分文派累而前明漁里戶

子孫猶當幫貼差徭斯誠百五十年化日光天之有憾抑亦五百餘家奇冤異枉之宜伸者矣我聖朝發政施仁固已彌天際地而寶應窮鄉僻壤尤望嘘枯吹生伏乞俯察苦情垂恩豁免則孤兒嫠婦化爲銜環餒鬼殘魂羣相結草不勝激切鳴號之至謹叙其事由以聞乾隆五十二年戊申端陽日

附再上書公書敬稟者寶應維項錢糧漁里戶額徵一百三十兩零年遠無出本年六月

蒙陳藩憲批准於存縣充公三分漕費錢一百五十千零一款撥抵解司其漁里戶一款永不徵收謹稟乾隆五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劉恭冕致劉恭甫書

恭冕頓首恭甫世大兄經席昨奉手札並大著南史校義援證精確雖顧慮不能逮也弟近作古文通段釋凡

經傳史漢諸子鐘鼎碑版文詩唐宋人音義釋文及說經家凡有通用段借者皆采入依今韻爲次先列本字本義次列通用之字其於音韻皆不相涉則六朝人妄造之俗字也皆不載列不知尊意以爲云何近日里居多暇喜玩易象近儒喜斥宋儒先後天之說然易繫辭言乾爲西北之卦而先天圖謂乾南坤北蓋西北之說中國小地球也乾南坤北則合大地球爲之似先天之說不誣族弟佛青極然鄙說特此奉聞並問近佳成蓉鏡致劉恭甫書

恭甫世兄足下自尊公卽世竊歎吾郡失一經師今世

兄克紹先人之學鏗而不舍前程正未有限也僕老矣所著大清學案粗具凡例未遑編纂惟宗派表有寫定之稿耳又擬編論語類釋僅釋義理等字略如五禮通禮一類之中又分子目采經子之文入之聞定海黃君式三亦有此著不知曾有刊本否書不盡意

